

凤 凰

沈阳出版社

凤 凰

沈阳出版社

序

——云在青天水在瓶

曹丽薇

拥有了观察和叙事的天赋，人文与道德的关怀，勤奋并坚持的态度，作为一位出色的作家，他用一系列书籍来记录和认识世界、解析自己，当然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然而，除此之外，他还有另外一种身份，这就是官员，甚至是一位官至副省的官员，这个人就是张成伦。案头一部还没有付梓的散文书稿——《凤凰》，正是张成伦的第五部散文集。照理说，对一部阅读正在进行中的作品，本不该勉为其说，但情况并非如此，为了一部好书，激于一种鼓动，并非“勉之而为”，那又何必拘泥于形迹、禁锢其本心，而不使其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当止，云在青天水在瓶呢？于是，此文便从边读边写中开始。

大约没有一个作家的故乡会比张成伦的故乡更加有特点了。两千多年前，江苏沛县布衣刘邦，起兵芒砀，一剑横空，灭暴秦，翦楚霸，奠定两汉四百年基业，因此，沛县素有“千古龙飞地，一代帝王乡”之美誉，以汉文化发源地而著称四海。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张成伦一样经历十几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，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均匀而有节奏的创作，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，一种晶莹剔透的文字品格。在这个初冬的季节里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听到沈阳浑河冰雪封动的声音，我们却准时听到了张成伦那响亮的脚步声，他以创作的姿势走来，奇妙的是，这脚步总是带着一种春天的气息。

《凤凰》全书共分9章78篇，合36万字，从书的整体来看，其对人世的爱，对生命的关注，对世俗生活的投入，是作者流露在字里行间的主旋。作者无论是记叙农事与茶思，写人与纪事，还是关注宗教与历史，自然与世界，这些充满智慧的文字，细细品来都有一种别于凡果的滋味，就像荒岭榛莽中自生自灭的山果，任性而恣肆，入口嚼之，则带些不同凡果的味道，有些凡果所不具备的药用价值。

作者描摹生活写人纪事是比较擅长的，读者在不经意间就会走进作品。生活的场景、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，一些人物的举手投足、一嗔一笑仿佛就在眼前。工作之余，一杯茶或一次小憩，书中的许多小故事和精彩片断就会从纸上跳跃着跑到你的脑海里。如反映农事与茶思的作品《蝉趣》、《御笔钦封大红袍》、《千牛马价女儿金》等，写人纪事的《心亮和心明》、《不听话的王小龙》等，一切都像是信手拈来，一切又都是那么意趣盎然。

在写人纪事的散文中，记述母亲、妻子、舅舅的一组文章写得相当好，读来感人至深。如《娘》一篇，他在文中写道，“趁娘还健在，还能听得见，应得了，我要尽量多叫几声‘娘’，让她老人家高兴。如果以后，娘真的走了，我还到哪里去叫‘娘’呢”。在《母亲祭》中，作者刻画了一位为孩子可以牺牲一切的母亲，写出了“我们爱母亲如涓涓细流，而母亲爱我们却有如广阔的大海。每当我想起母亲为我受过的苦难、对我的恩情，我就会觉得无论如何孝顺母亲，也难报答其万一”，表达了一个赤子对母亲眷恋的深情。作者写妻子的文章大约有三篇，《永不退色的记忆》、《春雨》、《淡淡的荷香，悠悠的思念》，作品以纪传体的形式和意识流的手法，叙写了两人的大学相逢、同乡的相知，以及婚后的相濡以沫，巧妙地穿插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苦难、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。语言是流畅的，情感是真挚的。在特定的历史年代，这样的人生经历也许很普通、普遍，然而叙述者刻骨铭心的心理体验，将患难之交拥有的爱情，到失去爱妻的人生经历，尤其是没有爱的悲哀，刻画得扣人心弦。挚爱是双向的，又是多层次的，几十年来妻对母亲、丈夫、儿女的牵肠挂肚，全部包含在生活的细节中。妻对母亲的爱是无私的，对儿女的爱是宽厚的，对丈夫的爱是依恋和琐碎的，但苦难之时妻却是如此的坚强，没有任何抱怨，优秀品德让人赞美；丈夫对妻的爱是博大的，表现是豁达的，作品述及的人间挚爱融融亲情所带来的欢乐，以及不可接受的猝然而至的失去，在作家的内心无疑是震天撼地的风暴的袭击，然而当他展纸临墨，却把一切暴烈的震撼化用了一串串婉

约的心灵哀痛，正是妻的离去的悲哀，才衬托出了人间有爱的无比珍贵。

德国人类学家兰德曼说，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，文化的存在。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，即使微不足道，都会从自身的生存角度与历史构成紧密的呼应。在张成伦的作品中，可以说，有一种令人深思的拷问沉淀于作品中，即拷问他人，也拷问自己；拷问外部行为，更拷问内在灵魂。如《佛说》、《罗汉文》、《谈经论道话玉皇》等，虽是谈佛论道，总要归结到“在百姓心中，凡是对国家、对人民作出贡献的人，他们就是佛、菩萨和罗汉”，就是“玉皇”，“就会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。这绝不单纯是个宗教信仰问题”。除了对灵魂归宿拷问的文章外，作品还涉及对历史的拷问。怀疑是快意的，更是痛苦的。因为怀疑，迫使我们不得不丢开原来的一些生活态度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，不得不修正调整我们的言行和心理，这就是反者道之动。如《施耐庵与〈水浒传〉》、《清河探访武大郎》、《其实他不是宋江》、《西门庆新说》、《真假孙二娘》等，大胆质疑将我们一下子掷入了一个新的世界，面对陌生的情境、陌生的规范和标准，突然之间，你会觉得一无所有，也无所适从。历史人物在风云际会中，大多有着非同一般的复杂人生经历，虽然有“盖棺定论”之说，但因其记述人的复杂丰富，后人对历史的观察与感受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历史视角及新的考证。

瞩望过山水，便以为已尽览玄妙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对风物造化的观察与领略，除了需要好的眼光与脚力外，还有赖于岁月的磨洗与内心的成熟。同是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心灵之湖，自会映出全然迥异的图景。如《公园剪影》、《故乡拾遗》、《走进人类母系氏族社会的最后领地》、《夜雨雁荡山》、《去海南看毛公山》等作品，不论是近处的山光，还是远方的水色，每次踏访，都有不同的路径、不同的视角、不同的心境，不同的收获。《只有上帝知道》、《遇旧多伦多》、《寂寞的美人鱼》、《存在于皮层之下的印度》等，在作者的眼中，自然与世界是大地的原生形态，因为行走，他得以贴近生命，贴近历史。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公园里，他感慨“时光像奔流而去的多瑙河水，冲淡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。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，如果不是后人给他塑造了一个铜像，恐怕早已很少有人能够记起他的名字”，这个人就是拯救国家的英勇斗士——NAGY LMRE(纳吉·伊姆雷)（《只有上帝知道》）。行走印度之时，印度带给他最大的冲击就是浓烈的色彩和喧嚣纷杂的声音，他发现那个历史悠久、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，那个被我们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地域，历史精华的段落都因为印度人的怠慢而消失殆尽，原来飞速发展的印度“存在于报纸、杂志、领导人的讲话、电视、电台、电影中；表现在飞机旅客耀眼的钻戒上；存在于印度大佬的豪宅和私人游艇中；表现在宝莱坞女艳星紧裹的纱丽上”（《存在于皮层之下的印度》）。个人经验的融入不仅使作者的散文摆脱了对民族、历史和文明的兴衰那种大而不当的矫情感叹，而且也让他获得了重新进入历史、解读历史的角度。人类文化、文明的发展是相通的，中国也好，外国也好，有很多共同的规律，尽管它们的表现不同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都有启发意义。

张成伦的散文，文如其人，很有特点。可以说，《凤凰》中几乎每一篇都在述说一个平常的故事，但它毕竟又是散文，诗化的语言使“故事”显得极不寻常。全书的语言是平易清新的，恬淡之中仍见激情。作者是一个有着乡土记忆的作家，他虽生活在北国沈阳，但文中的语言和意境却是故乡南国沛县的，它让人经常会感受到热气腾腾的家乡田园气息。比如他写《故乡拾遗》、《落花生》、《老井》等，都有挥之不去的鲜活的故乡语言和难忘的故乡记忆。带有嘲讽意味的《一天要接四次吻》、《不听话的王小龙》，《心亮和心明》等作品，作者用活灵活现的平实话语，写出了“一个心亮心不亮，一个心明心不明”的心亮和心明等人物。

春播不失时，至秋有所获，一生能务实，浑然结果实。张成伦修身正道，在官为民；宁静致远，在民归田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。原来道之于青天的云上，瓶中的水里，道在一草一木，道在一山一谷。能以平和的心态看淡名利，正如宋代禅僧无门慧开的诗：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

当我要轻轻地合上 2010 年的时候，初冬正午温暖的阳光正从窗子照射进来。在这一

年，张成伦收获的虽又是散文，但我仍然感觉到了，他文学创作的一种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思想虽然会在旅途漂泊，但是，一种全新的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，却使张成伦由此而走向新我。

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

目 录

绿色的小菜园.....	1
枣花赋.....	1
绿色的小菜园.....	2
蟹爪兰.....	3
蝉 趣.....	4
老 井.....	5
落花生.....	7
永不退色的记忆.....	9
“娘”.....	9
母亲祭.....	10
舅 舅.....	11
永不退色的记忆.....	12
送别成伦爱妻有感.....	16
清明随想——忆陈贤玲大姐.....	17
春 雨.....	18
淡淡的荷香，悠悠的思念.....	19
四十七年前的一封信.....	20
美丽的白天鹅.....	21
王小丫.....	21
美丽的白天鹅.....	24
野菊花.....	26
一个不吃亏的女人.....	28
陀螺的风流事.....	30
出家为尼.....	32
女局长升官记.....	33
敞怀的女人.....	35
一天要接四次吻.....	37
丽人行.....	38
佛 说.....	40
佛 说.....	40
说菩萨.....	42
罗汉文.....	44
谈经论道话玉皇.....	46
风流神仙吕洞宾.....	47
戏说钟馗.....	48
西门庆新说.....	50
施耐庵与《水浒传》.....	50
清河探访武大郎.....	52
其实，他不是宋江.....	53
西门庆新说.....	55

真假孙二娘.....	57
漫步景阳冈.....	58
楼外楼.....	59
芒山王气荡千秋.....	61
“夫子崖”和“柏抱碑”	63
一碑单两棵.....	64
走进迷魂阵.....	65
《大风歌》与《垓下歌》	66
留住飞去的梦.....	68
公园剪影（选八）	68
故乡拾遗.....	72
吉、黑巡边札记.....	75
留住飞去的梦.....	80
不听话的王小龙.....	82
心亮和心明.....	83
茶 思	84
御笔钦封大红袍.....	84
疯狂的普洱茶.....	86
茶 思.....	87
长寿之谜.....	88
石之美者.....	89
千牛马价女儿金.....	91
砚花丛中一奇葩.....	92
夜雨雁荡山.....	94
与张天师同乡	94
二游龙虎山.....	95
走进人类母系氏族社会的最后领地.....	97
醉翁亭小记.....	99
夜雨雁荡山.....	101
总算找到北了.....	102
美丽的微山湖.....	104
凤 凰.....	105
这个说法，我信.....	106
去海南看“毛公山”	107
赤 壁.....	110
寂寞的美人鱼.....	111
只有上帝知道.....	111
遇旧多伦多.....	112
寂寞的美人鱼.....	114
墨西哥城的中国榆树情.....	116
柏林墙记.....	117
最忆陶泊湖.....	118
快睹大堡礁.....	118
难忘的俄罗斯之旅.....	119

比萨斜塔是豆腐渣工程吗.....	122
存在于皮层之下的印度.....	123
天下第一路.....	125
感受巴厘岛.....	127

绿色的小菜园

枣花赋

我家院子里栽了许多果树。每年春天来临，果树上开满了绚丽的花朵。有粉红娇嫩的杏花、艳丽妖娆的桃花、雪白高洁的梨花、百媚多姿的樱花……然而，开花最晚的是枣花。

六月中旬，长得鸡蛋黄大小的杏、桃、梨，挂满了枝头，两棵樱桃树上的果实已经出现了成熟的迹象。一棵大的樱桃树上，已经结了黄澄澄大小如蚕豆般的樱桃，摘下来吃一颗，真是又甜又香。那棵小樱桃树上更是硕果累累，红红的果实虽小，但味道格外鲜美，孩子们喜欢得拿了篮子在树丛里采摘。正当这些果树挂上果实的时候，旁边的几棵枣树却刚刚开花。

清晨，东方的朝阳冉冉升起。我从公园锻炼回来，顺着一缕淡淡的清香来到枣树前。只见一簇簇大小如黄米粒、浅绿微白的枣花蕾，密密麻麻，生机盎然地开满了全树，它素雅、羞怩、多情，晨风吹来，香气袭人，催人欲醉。诚然，枣花与其他果树的花朵相比，不仅花朵小，而且颜色也远不如它们鲜艳美丽。孩子们说，枣花开得晚，是它怕在众花面前丢丑。还说，枣树发芽晚是因为它懒惰的缘故。孩子们的说法固然可笑，但我要反驳却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充足的理由。于是，我开始仔细观察枣花。看似不起眼的枣花，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。枣花的花瓣虽是单片，但呈五角形绽放，花的中间是毛茸茸、柔细鹅黄的花蕊。整个花朵小巧玲珑，精美温馨，我不禁惊叹道：世间竟有如此之灵物。枣花把最美的春光让给别人，不与别人争芳斗艳，始终保持低调却不乏高尚的风格。

丁玲说，莫看花儿美，但看花儿香。枣花的芳香与众不同，犹如最好的法国香水，味道淡雅、纯正、飘然、经久不消。枣花香型的化妆品，是女人最喜爱的东西。迷人的枣花香，引来了无数只蜜蜂，它们嗡嗡叫着，忙忙碌碌地采着花蜜。据说，用枣花酿出的蜜，是蜂蜜中质量最好的上品。

农谚说：“桃三杏四梨五年，小枣栽上就卖钱。”意思说，栽桃树，需要三年才能开花结果。栽梨树，则要等五年才能结梨。可是，栽枣树，当年就能开花结果。从这个意义讲，枣树，应是果树中最勤快最能干的树了。难怪青年人结婚时，老年人总要在新人床上撒上一把大红枣，祝愿他们结婚后能像枣树一样，早生贵子。

“七月的枣，八月的梨，九月的柿子红了皮。”每年农历七月，随着早晚见凉的秋天到来，熟透的枣儿像红灯笼一样挂满了全树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当这时，我总是第一个爬到树上，摘一个又大又圆的枣儿放在嘴里，轻轻一咬，只听嘎嘣一声脆响，那香甜劲就别提多美了。娘站在枣树下，脸上堆满了似枣花蜜一样甜甜的笑容。“又是一个丰收年呀。”她老人家自言自语地说。

枣树不仅栽上当年就能开花结果，果实成熟快，而且什么样的气候土壤它都能适应。因此，枣树在我国的分布区域很广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前几年，我到敦煌去参观，在那里，我看到了大片大片生长茂盛的枣树林，远远就闻到了扑鼻的枣花香气。真不敢相信，在干旱少雨，风沙弥漫，寸草不生的地方，枣树竟能很好地生长。

枣树，在我家乡是最常见的果树，几乎家家屋前院后都栽种它。枣花，是家乡人最喜爱的花，谁家生了女孩，总喜欢起名枣花。在我居住的村子里，就有几位小姑娘的名字都叫枣花。改革开放后，家乡利用河滩、荒地大量栽种枣树。苏北大红枣和枣花蜜，作为品牌产品，成为家乡经济的一大支柱。那几位名叫枣花的姑娘，都成了栽种枣树和养蜂的能手。其中一个，在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，又回到了家乡，如今是县枣树栽种技术研究所的所长。由于她成绩突出，被评为省劳动模范。

我赞美枣花，赞美它优秀的品质，它让我想起具有枣花品质的家乡人民。

2008年7月6日

绿色的小菜园

“当家的，开饭了！”妻在楼下高声喊道。“就来，就来。”我放下手中的事，洗了手，便走下楼去。“今天，我在早市给你买了几张小米面煎饼，里面卷上咱家园子里种的小葱、生菜，还有你出差从哈尔滨买来的红肠，抹上老家捎来的农家大酱，按现在最时髦的话说，这是纯粹的绿色食品呀。”妻边说边把卷好的煎饼递到我手里。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大口，一股久违的纯正的蔬菜清香使我赞不绝口。“园子里的韭菜也长大了，晚上给你包韭菜馅的饺子吃，你看怎样？”妻又说。“好，好，好！”我不住地点头同意。

现在，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，能够吃到不上化肥、不打农药的蔬菜，实属不易。当然，我有如此之口福，这份功劳应该归功于妻。前几年，我搬新家时，房前有一块一分左右大小的空地。孩子们说：“种点草坪，栽上果树多好看呀！”妻摇头不同意，她坚持种菜。春天，地刚开化，妻就用铁锹把那块空地翻了起来，撒上从乡下亲戚家里要来的农家肥，起了垅，只等节气一到就下种。俗话说，谷雨前后，种瓜种豆。妻从种子站买来了各种菜籽，谷雨一到就开始实施她的宏伟计划。从东数，第一垅种芸豆，第二垅种豇豆，第三垅种黄瓜，依次是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韭菜，剩下的地种上生菜、芹菜、香菜、小白菜，靠墙的地方，点上几棵气豆、丝瓜、瓠子，等等，整个小园子里，种得满满的，一点空地也没有。

一场春雨过后，开始发芽的种子，顶着鹅黄破土而出，不几天工夫就长成了蓬松的一片。清晨，绿油油的嫩叶上挂满了露珠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闪发着五颜六色的光。妻十分高兴，一天好几遍地到园子里看，不是松土、捉虫，就是拔草、浇水，像带小孩子一样细心地侍弄菜苗。青菜长到一尺高时，妻用竹竿，给芸豆、豇豆、黄瓜、西红柿等搭上了架子。黄瓜、西红柿还要用绳子把它们的秧苗绑到竹竿上，以便它们能顺利地爬到架子上去。西红柿长大后，要注意打杈。除了留下主干结果外，其余的杈子全都掐掉，以免长疯，不易坐果。五月底，园子里的蔬菜开满了花朵。蔬菜的花朵虽不如牡丹、月季、芍药、杜鹃等观赏花那样千姿百态、艳丽芳香，但也温柔多情，美丽可爱。且不说紫色的芸豆花、豇豆花、茄子花，金黄色的黄瓜花、西红柿花、丝瓜花，单就小巧玲珑、洁白如玉、呈五片或六片绽放的辣椒花，就格外楚楚动人。另外，黄瓜在开花的同时，就已经长出犹如花梗般带刺的小黄瓜。直到黄瓜长大，花朵虽逐渐枯萎，但依然不会脱落。

六月中旬，小菜园里结满了累累硕果。圆柱形长荚状、成串成嘟噜的芸豆和豇豆，顶花带刺、秀长俊美的黄瓜，红里透粉、酸甜起沙的西红柿，紫的茄子、绿的韭菜、红的辣椒、细长的丝瓜、长脖肚圆的瓠子……小菜园里一派丰收的景象。我摘了一根又长又嫩的黄瓜，掰了一段给娘，又掰了一段给妻，这时，一股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，使人感到沁人心肺的兴奋和愉悦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从小就爱吃黄瓜，爱闻黄瓜的味道。现在，我日常用的擦脸油、洗发露、牙膏等，都要挑选黄瓜香型的买。

家乡有句农谚说：“头伏萝卜，二伏菜，三伏里面种芥菜（雪里蕻）。”妻严格按照先人传下来的规矩办。头伏一到，妻把快要罢园的芸豆拔了，翻了地，种上大萝卜籽，一半种红萝卜，一半种白萝卜。同时，在拔完小葱的地方，种上大白菜籽。等大白菜长出苗来，二伏也就到了，拔了豇豆，栽上大白菜苗，正是时候。三伏时，妻也不忘种些雪里蕻，以备冬天腌咸菜。“到时候买点不就行了，又吃不多。”我说。“自己家种的，吃着放心。”妻并不采纳我的意见。每年白露时节，正是种小葱的时候。小葱不怕冷，像我家乡的冬小麦一样，冬天冻不死的。白露撒下葱籽，入冬前就能长出一寸多高。冬天，大雪像被子一样盖着它。第

二年开春，雪刚化完，小葱苗首先长出绿芽。不长时间，其他蔬菜还没有长成时，小葱就可以拔着食用了。

妻计算过，从六月中旬到入冬前，园子里始终不断各种青菜，根本无须到商店里去买菜，节省点钱不说，能少吃多少农药呢。冬天，有园子里种的大白菜、大萝卜，也就不用再买秋菜了。我敢说，用自己家种的菜炖肉、炒菜、做汤、包饺子，甚至拌凉菜等，同在集市上买的菜相比，吃着味道绝对不一样。

小菜园，我爱你。这片纯洁绿色的净土，给我及家人带来了健康、欢乐、和谐与幸福。

2008 年 7 月 12 日

蟹爪兰

灿烂的阳光，透过宽大明亮的玻璃窗，照射得屋内暖融融的。阳台上，那盆偌大的蟹爪兰红红火火地开得正盛。

那盆蟹爪兰是前几年一位朋友送给我的。据他说，那盆花在他家已经养了多年，是他向别人要了一棵蟹爪兰小苗，用仙人掌作母本，嫁接而成的。蟹爪兰特别好养，只要有充足的阳光、水分、肥料，它就会像小孩子一样地疯长。二三年时间，如同小孩子脚长要换穿大鞋一样，朋友家的花盆也换了一个又一个，蟹爪兰的枝叶长得犹如小锅盖般大小。于是，他用粗铁丝掇成一个圆圈，把花支撑起来。他送给我时，先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养了几年，前年才搬回家中。

不知是因为环境变了，水土不服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去年，那盆蟹爪兰生长得不好，像得了病一样，打着蔫，只开了几朵小花。开春，我和妻把蟹爪兰从见阳光不多的里屋，移到了阳台上。先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塑料盆里，用喷壶给它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淋浴澡，把它身上的积尘、腐败的枝叶，全都冲洗掉。然后，我俩抬着把蟹爪兰放在一个特制的花架上。柔和的阳光，照在翠绿的蟹爪兰身上，一个个晶莹的水珠，闪闪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。此时，蟹爪兰如贵妃出浴般的美丽迷人。我到花卉商店买了几瓶兰花专用的营养液，照说明，按比例兑好水，每半个月给花浇灌和喷洒一次。在我精心的呵护下，那盆养了多年的蟹爪兰终于缓了过来，生长得也愈发精神。花下部的母体，粗状、斑皱、苍劲，一根根枝杆，如虬龙向外盘伸，老叶碧绿，新叶鹅黄，蓬蓬松松，生机盎然。

十一月下旬，在每个叶片的顶端，开始出现了一个个如小米粒大小的红点。几天工夫，红点便长成了尖尖的花蕾。从元旦时起，长成的花蕾开始绽放，一棵蟹爪兰，足足开了大小花朵二百多个，红绿相宜，美不胜收，家人见了，无不高兴地拍手称快。我拿了个木凳，坐在花前仔细观赏。红色的花朵长约 6 到 7 厘米，每朵花瓣分三、四层不等，每层有 8 个花瓣组成，花的中央是花蕊，花蕊的中心是一个红色柱形的雄蕊，周围有许多细针状、粉白的雌蕊相围。整个花朵呈圆筒形，在金色的阳光下，愈显玲珑剔透，晶莹艳丽，远远望去，仿佛悬挂在天界的一盏盏红灯笼。在蟹爪兰的左右，各有一盆盛开的，红、黄两色的蝴蝶兰。三盆鲜花，争芳斗妍，妙趣横生。窗外冰天雪地，窗内鲜花盛开，置身其中，使人有一种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”的如梦如幻的感觉。

有人说，花是灵物，人生如花，花如人生。花不仅能供人观赏，而且能给人带来高尚的情操和深刻的人生哲理。唐朝诗人杜秋娘一首“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的诗句，永远警示世人。诚然，蟹爪兰并非名花嘉木。在百花园中，它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成员。然而，它的可贵之处是，在百花凋零的隆冬，它奉献给人们无限的温馨和美丽。

2008 年 1 月 10 日

蝉 趣

婶从老家来，带来了一包稀罕物。“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。”婶边打开包，边说。“啊呀！油煎知了鬼！离开家乡几十年，再也没有吃过这小东西了。”我惊叫起来。“在集市上一只知了鬼能卖二三元钱，大家都去摸，它比以前少多了。”婶又说。我拿了一只放在嘴里，细细地品尝：“味道太鲜美了，与以前在老家时吃的一模一样。”我像孩子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在我苏北老家，蝉的俗名叫“知了”，它的幼虫叫“知了鬼”。知了是一种可爱而又神奇的小动物。骆宾王说：“蝉，洁其身也，禀君子达人之高行。脱其皮也，有仙都羽化之灵姿。”在我国，知了分布的地域很广，但南方最多。每当夏天到来，几乎所有的树上都爬满了知了。中午，太阳白花花的，晒得大地犹如蒸笼般的闷热。知了似乎天生不怕热，它躲在树叶下，不知疲倦地叫个不停。震耳欲聋的蝉鸣，组成了家乡夏日特有的交响曲。知了的一生很短，从幼虫变成会飞的成虫到死去，只有短短的十几天的时间。雌知了把卵产在树枝的皮下，有卵的树枝逐渐枯死，到了冬天，怒吼的北风把枯枝吹落在地上。春天来到了，卵便蛰伏到地下，开始慢慢地孵化。它们在黑暗、潮湿、阴冷的地下生长三四年的时间，待夏季到来之际，便使出全身的力量，破土而出，开始了它光明愉快的新生活。谁也说不清知了吃些什么。听老年人讲，它什么东西也不吃，只是喝露水为生。如是这样，知了真可谓餐风饮露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圣洁之物！

知了鬼有肉无骨，或煎或炸，鲜美可口。在那个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肉的穷苦年代里，油煎知了鬼无疑是乡亲们难得解馋的丰盛美味了。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，村前村后的树林里，地头边，大道旁，凡是有树的地方，到处都有摸知了鬼的人们。“摸”者，“捉”也。“摸”的叫法源于当时家乡贫穷，人们买不起手电筒，在没有灯照的情况下，只有用手在树干上和树根部的地面上摸索着捉知了鬼。这样做一是效率低，更主要的是有危险。我有一次不小心摸到了蝎子身上，手被蜇得肿得老高，钻心地疼。娘用土制的草药涂在手上，几天才好。

摸知了鬼是我童年时最有乐趣的事了。傍晚，我和同村的几位小伙伴，手提瓦罐，随着大人来到树林里。摸知了鬼讲究窍门，要在它没有爬到树上以前把它捉住。我们来回捋摸，在地上寻找边缘很薄的小圆洞儿，因为那是知了鬼藏身的洞口。我用手指把洞口抠大，就可以看见洞内亮着两只大眼睛的知了鬼，然后将手指（或一个小木棍）伸进洞内，知了鬼用爪子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往上爬。这时，只需轻轻一提，便把它带出洞来，顺手把它扔进瓦罐里。有的知了鬼比较狡猾，它一听洞外有动静，立刻滑到洞底部躲起来，任凭你怎么引逗，它也不再往上爬。碰到这种情况，只有用随身带来的小铁铲，轻轻地把它挖掘出来。有时忘了带铲子，我们这些“七岁八岁讨狗嫌”的男孩子，便对着洞口撒尿，知了鬼忍受不了水淹，只好乖乖地爬出来当了俘虏。多的时候，一晚上能摸一瓦罐呢。拿回家里，娘用清水洗了，放些盐腌上，这样，既能保证知了鬼的鲜嫩，又不会因天气炎热而变坏。吃时，拿出来放在锅里，用油煎了，焦黄焦黄的知了鬼又酥又香，好吃极了。

后来，我到县城读中学时，吃住都在学校，很少能回家。可是，每到夏天知了鬼出土的时候，我便趁星期六放学回到家里。晚上，草草吃过饭，就跑到树林里摸知了鬼。娘说：“你都上中学了，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，咋还不听话贪玩呢？”我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破一个谜语，您要能猜着，我马上回家学习。”娘笑吟吟地说：“好呀，如今长大了，上了洋学堂，倒考起娘来了。”我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说：“天热飞上树梢，总爱大喊大叫，明明啥也不懂，偏唱知了知了。您猜是个啥东西呀？”娘想了好大一会儿，也猜不出是个啥玩意儿。我猛地松开手掌，露出一个刚摸的知了鬼，对娘说：“您看这是什么呀？”娘恍然大悟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娘老了，比不上你们小孩子头脑灵呀。”

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。我怀着好奇的心情，来到小树林中，决心亲眼看看知了鬼是如何变成知了的。我蹲在树下，两眼瞪得圆圆地看着被月光照射得通亮的地面。不一会儿，地面上凸起一个小包，先是破出一个小孔，旋即小孔越来越大，一个黄黄胖胖长得呆头呆脑的知了鬼，从地下的洞穴中爬了出来。知了鬼慢悠悠地沿着树身向上爬，等爬到高高的树上，六只爪子牢牢地抓住树枝，便一动不动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知了鬼身上的金色外壳炸裂开来，一般是先从脖颈处开裂。然后，躲在壳中的知了猛地从开裂处露出头来，并将身子向后折仰，直至仰成 90 度的直角，再慢慢收回去，整个身子便从薄薄的黄壳中退了出来。我借着明亮的月光细细观看，刚出壳的知了柔软、稚嫩。它趴在树枝上小歇后，便舒展开自己薄如纱、轻如烟、绵软纤巧、淡绿色的双翼，宛如一位亭亭玉立的仙女，十分可爱。又过了不长时间，知了扇动着翅膀，吱的一声飞到别的树上去了……

秋天将至，天气趋凉，知了也渐渐地少了。可它们留在树上的蝉蜕，却成了人们最后收获的目标。蝉蜕是一种比较好的药材，县城药店里收购。我们提着篮子，拿着长长的竹竿，把蝉蜕一个个从高高的树枝上拨弄下来。由于蝉蜕很薄，且抓在树枝上比较牢，拨弄时必须小心翼翼，如果把它弄破了，就卖不上价钱了。那时，一个秋天我们收取的蝉蜕就能卖上几元钱。这在当时，对我们一个小孩也算得上一笔不少的收入，秋后开学的学费就不用愁了。岁月悠悠，转眼间 50 多年的光阴随风飘去。家乡有知了的夏天分外美丽。可爱的知了，它在我心灵中，留下了永远难忘的欢乐和情趣。

2008 年 4 月 10 日

老 井

在我居住村庄的东南角，有一口水井。水井的井台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，是村民用土垫起来的，这是怕夏天落暴雨时积水漫过井口，污染了井水。井深数丈，以青砖砌就，井口用厚重的长方形青石板覆盖。石板的中间琢成了和井口一般大小的圆孔。水井的东边和南面各有一个颇深的水坑，所以，水井的水脉很旺，就连最早的年头，井水也不见下落。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口井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小时候，听村子里岁数最大的二爷说，从他爷爷的爷爷记事时起，村子里就有了这口井，算起来有 100 多年了。老井圆圆的石井口上，被井绳勒磨得光光的，上面布满了一条条深浅不同的沟痕，上小学时，我和同学常拿着粉笔去数沟沟的多少，可数来数去谁也没有数清。母亲说：“老井口上的道道，如同穷人受过的苦难一样，是数不清的。”

我记得，当时村里有两口水井，一口井在村子中央，水有苦味，故名苦水井。苦水井的水不仅人不能喝，连牲畜也不能饮，人们只得用来洗衣服。1958 年大跃进时，这口井被乡亲们用土填上了。另一个就是村东南角的那口老井了。老井的水清冽甘甜，全村几十户人家都吃这一口井里的水。用井水煮饭，一会儿就烂；煮小米，熬出一锅香；炖菜儿，即便缺少油，也有滋有味；做豆腐，鲜嫩可口。用井水饮牛羊，牲畜的皮毛油光闪亮……俗话说，人可以一天没粮，不能一天没水。有村必有井，有井方有村，这是家乡自古以来不变的规矩。特别是能有一口好水井，更是全村人莫大的幸福。多少年来，老井的水像甘露一样浸润着家乡贫瘠的土地，浸润了乡亲们年复一年的凡俗日子，一口老井紧紧系住了众人的心，村中有井，村外有田，人们就有了生活的基本条件。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”，生儿育女，繁衍生息，乡村生活维持着恒久不变的秩序和满足。

村子里的男人，除了未成年者外，人人都会打水。打水并不单纯凭力气，它是一种技巧活。打水用的井绳有两丈多长，像擀面杖粗细，是用苘麻拧成的粗绳，细了勒手，粗了笨重。井绳的质量要好，经久耐用，不然很容易出危险，所以，拧井绳是仔细活。要挑选成色最好

的苘麻，请村子里最有经验、技术最好的人去干才行。井绳的下端系一个木钩（或铁钩），叫井绳钩子，打水时挂筩（水桶）用的。水筩有两种，木头制的叫木筩，铁皮制的叫铁筩。

打水的技巧在泛筩。人站在井台上，把水筩挂在井绳钩子上，顺着井沿放到水面上，再把筩稍稍提起，咣当咣当摇两下，手里的井绳猛地往下一沉，筩在水面上一泛，就灌满了水。一个普通大小的筩，盛满水有三四十斤重。提水时一定要站牢脚跟，稳住精神，两手抓紧井绳，一虔一虔地往上拔，切记中间不可松劲，一口气提上来为止。村子里有一个小青年，长得瘦小，力气不足，提水时一不留神，水筩和人一起落入井中。幸亏有人及时赶到，不然要出大事呢。

中学时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娘对我说：“你长成大人了，该学会打水了。”我挑起水筩，满怀信心地向老井走去。可是，不管我怎样使劲咣当，水筩也泛不到水里去，原因是我心情太紧张。这时，如果弄不好水筩就会脱钩掉到井里去。掉到井里的筩先是漂浮在水面上，要赶紧放下井绳钩子打捞，如果放得慢了，筩沉入水里，就得用长绳子，拴上铁制的三齿钩子放到井底，摸索着打捞，如果打捞不上来，就只能等到淘井时再捞了。我一遍又遍地练习，终于找到了泛筩的窍门。当我把装满井水的木筩使劲往上提时，水筩不听话地乱摇摆，水往外溢，落在井里哗啦哗啦地响，好不容易提了上来，满满的一筩水竟变成了半筩。我不服气，又练了几次，总算掌握了要领，我舒了一口气说：“打水真不容易啊。”我挑起两筩水，钩担（两头系着钩子的扁担）压在肩上，沉甸甸地上下颤悠，走起路来十分别扭，旁边的人见了都捂着嘴笑。忽然，我想起物理课上老师讲的共振原理，于是把自己的脚步和钩担上下颤动同步，走起路来和谐多了。回到家中，我把满满的两筩水倒在水缸里，母亲看我累得满头大汗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年岁久了，井里的淤泥多了，井水浅了，水质变得浑浊，需要淘井了。在乡下，淘井是件忌讳很多的事情。首先，要选择黄道吉日，开工时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淘井场是块禁地，女人和光屁股的娃娃不得近前。场地周围挂着牛笼嘴、捂眼罩等，意在提醒过往闲人不要乱说乱看。参加淘井的人更要格外谨慎，多干活少说话，尤其不能说粗话、脏话，不能说干、毁、塌、枯等字。淘井最好在春、秋两季进行，雨水少，天气暖和，井里的水位低。小时候，我赶上一次淘井。村上的男劳力都参加，轮班子干，白天黑夜都不停。先用筩往上提水，待井里的水淘没有了，就用筐放下一个壮小伙子，在井底快速地挖淤泥。井底面积小，只能一个人干，由于下面比较阴冷，劳动强度大，时间不长就要换人。一筐一筐的泥沙提上来，堆得像小山一样，有时还会挖出以前沉到井里的水筩、瓦罐等东西。挖到一定深度，井里的泉眼旺了，泉水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，淘井成功了。

村民对老井有一种很深的敬意。过年的时候，他们不仅给玉皇爷、土地爷、灶王爷烧香，还给井神爷烧香。当地风俗，除夕晚上不仅要封刀、封剪子（用面粘上刀口），还要封井（用木板盖上井口，贴上封条）。因为大年初一这一天，谁也不能去打水，只能去烧香，祈求井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。

老井的西边有一个打谷场。每当夏日的晚上，皎洁的月光把大地照得通亮，村民们都聚到这里休息、纳凉、叙家常。这时，有人挑来两筩井水，放在打谷场中央，大家争抢着用瓢舀水喝。一瓢清凉的井水下肚，沁人心脾，顿时，使人感到神清气爽。不知疲倦的孩子们，像小燕子一样跑来跑去，打闹戏耍，打谷场上充满了一种平淡而又融融的气氛。

改革开放后，家乡失去了旧日的平静，一切都在变。前几年，我回家乡一次，看到乡亲们住上了新瓦房，有的还盖起了漂亮的二层小楼，院子里打了压水井。在二叔家，我试着压了几下，一股清清的井水哗哗地流了出来。比起以前到井里打水，真是又方便又卫生，群众十分满意。“听县里的领导说，以后还要给咱村安自来水呢，那样就同你们城里人一样了。”二叔说。“那口老井还有吗？”我问。“还在的。大家忘不了老井的恩泽，把它重新修整了一下，周围装上了护栏。过年时，上岁数的人照例给井神爷烧香呢。”我来到老井旁，伫立在

井台上，眼前的巨变使我感慨万千。老井，你是乡村巨变的历史见证。

2008年12月22日

落花生

落花生，又叫花生，或称人参果。老舍先生说，散步时，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，一边走一边吃，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。他的这种说法，本人亦有同感。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能吃上花生，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享受。这一点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。所以，在酒席宴上，他们总不忘给我点上一碟花生米。

刚来沈阳的第二年春节，我和妻到抚顺给三叔、三婶拜年。三叔是妻姨姥的儿子，他们老两口子待人热情、实在厚道。三叔拿出一小筐炒熟的花生，我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。“哪里来的，是三叔种的吗？”妻问。“傻孩子，饭都吃不饱，哪有闲地种花生呢。是你三叔在山里开荒时，从老鼠洞里挖出来的。”三婶抓了一把给我，抓了一把给妻。我剥了一个花生放在嘴里，连说：“好脆，好香呀！离开老家后，很少能吃到这好东西了。只是苦了老鼠一家大小，它们的粮食被我们吃了，这一冬天不知如何过呢。”“老鼠太可恨了，饿死活该。去年过年时，把我们给娘和孩子留的糖果、毛嗑等全都偷吃光了。”听妻如此一说，三叔三婶都大笑起来。屋里暖融融的，充满了欢乐。

记得，小时候父亲留下的几亩薄地就在大沙河岸边。沙土地种庄稼不行，但适合种花生、地瓜、芋头等。秋天，乡亲们用箔（用秫秸编成的帘子）在打谷场上围成圆筒状，里面装上刚从地里收来的花生，以便风干。我经常到自己家的围子里，用手从秫秸缝里把花生扣出来，拿回家里用灶坑里的余火烧着吃。那时，家乡很穷，糖果之类的东西百姓买不起，小孩子能吃上花生已是很不容易了。

入社的头一年，娘种了二亩多地的花生。我经常跟着娘到地里施肥、拔草、捉虫。花生长得绿油油的，蓬松着连成一大片。花生的叶子圆圆的，摸上去光润滑腻，不像有些植物的叶子，毛茸茸地扎手。花生的花朵不大，有黄色、白色，也有紫色的，长得娇小玲珑，十分好看。每个花朵的下边都长出一个针状的须根，头向下，一直扎进土壤里。“花生为什么长须根呢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花生的每条须根在土里都结一个花生果，须根越多，结的花生越多。”听了娘的话，我拔草时总是十分小心，生怕碰坏了须根，少结花生。

秋天，我家种的花生丰收了。每个花生都长得十分饱满。又长又白、纤纤细腰的花生，像妙龄少女一样，浑身充满了曲线之美。剥开看，有的两个粒，有的三个粒，有的甚至四个粒。脱去粒上的粉红外衣，乳白时尚的豆瓣，成双成对地拥抱着，上边还亲着小嘴。我真不该冒失地拉开帷帐，惊醒了它们甜蜜的美梦。娘到集市上卖了花生，买了一个好漂亮的被面，红色的，上面印着美丽的孔雀图案。吃过晚饭，家人坐在院子里唠叨。娘问我说：“你爱吃花生吗？”“爱吃。”“可是，你能说出花生的好处吗？”我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花生又脆又香，能榨油，又能卖钱，榨油剩下的花生饼也很好吃呢。”娘听了笑着说：“你说得都对，但有一点你应该明白。花生不像杏、桃、石榴、梨，也不像小麦、黄豆、高粱、苞米等，它们都把自己的果实长在枝上，让人看得见摸得着，令人羡慕、喜爱。可是，花生的果实都埋在土里，成熟了才被人们挖出来食用。而且，它还把自己的果实藏得又深又远，不细心挖掘还发现不了呢。平时，花生默默无闻地长在地上，没有任何炫耀自己成绩的意思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觉得娘说得很对。“以后，你长大了要到外面去上学、去工作，我给你买了这床被面，就是准备你将来出外用的。”娘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俗话说：“宁要一个讨饭的娘，不要一个当官的爹。”娘对儿子的爱，无微不至，恩重如山。“你要像花生一样，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一个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的人，不要只追求表面好看、体面和华而不实。”娘又说。那天晚上，

我们唠到夜阑才回屋休息。娘的一番话，像底片一样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。

几十年来，我在不少单位工作过，而且担任主要领导。但我始终遵照娘的教诲：老老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为官，实实在在做事。有时，也可能吃亏，但自己心里踏实。现在，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成风。还有多少像花生那样，不把自己的成绩摆在外面，一心一意为百姓做事的好干部呢？

如今，娘不在了。我要把她老人家的话作为家训，让子子孙孙永远传下去。

2009年8月2日

永不退色的记忆

“娘”

“娘”。

在我苏北老家，人们管母亲叫“娘”。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还是咿呀学语的幼儿，无论是在外做事有文化有身份的人，还是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，都这样称呼母亲。男人这样，女人也这样。要问为什么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叫？谁都说不清，但这种约定俗成的称呼让人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。

我娘是一位勤劳善良、意志坚强的农家妇女，年轻时她吃了不少的苦。娘十分疼爱我，从小时候起，我和娘就相依为命地生活。那时，因年小不懂事，我难免有时惹娘生气。娘并不打骂我，她坐在那里不说话，脸色很不好看。于是我跑过去，偎依在娘的身旁，撒娇地连喊几声：“娘、娘。”娘便高兴地笑了。

后来，我离开老家外出上学，以后又参加了工作，这去乡一走就是 40 多年。大都市耳边常响的就是“妈妈”这样的城市语言，但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”，我叫“娘”的习惯始终不改。“爸爸，你要学普通话呢，娘呀，娘呀的多不好听。”儿女们常对我说。然而，我叫妈反感觉别扭，不如叫娘好听。每天下班回到家里，见到年迈耳背的娘，我就高兴得孩子似地喊：“娘。”一声“娘”喊过，自己心里热乎乎的，好像特别幸福。娘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娘的娘住在前魏庄。她老人家裹着小脚，一辈子围着锅台转，连县城也没有去过。可是，她有一颗无比慈祥的心，她给了娘一双插花描云、能纺善织的巧手。儿时，娘常带我回娘家。我们还没有进屋，在院子里娘就高声地喊：“娘！”老人家听到喊声，忙丢下手里的活计，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她显得十分高兴，忙从篮子里捧了一捧又香又酥的炒花生给我，又捧了一捧给娘。老人两眼直直地看着娘和我，站在那里只是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每次娘回娘家，至少都要住月余。娘每天都忙着帮家里洗洗涮涮、缝缝补补。“娘，还有什么活让我干吗？”娘问。“没了的。”“那明天我就回去了。过些日子再来看娘。”晚上，娘陪着她娘说了多半夜的话。

娘的娘的娘住在龙垌集。小时候，娘领我跟着娘去过的。进了门，娘的娘向坐在堂屋中间八仙桌旁的娘，深深鞠了一躬，喊了一声：“娘。”“姥姥。”娘在后边也鞠了躬。我跟着娘怯生生地不敢言语，被娘一把抓住按在地上：“快给姥姥娘磕头。”姥姥娘是街面子上的人，颇见过世面，但很和蔼。她拿出点心、糖果，给我和娘吃。

人的一生，叫娘最多的时候是儿时。小孩子处处离不开娘的呵护，饿了叫娘，渴了叫娘，困了叫娘，醒了叫娘，冷了叫娘，热了叫娘，玩得高兴时叫娘，受了委屈叫娘，甚至拉屎、撒尿都叫娘……人长大了，可以独立生活了，需要外出做事了。于是，叫娘的机会也就少多了，这并不是说长大了就对娘的感情淡薄了。当然，也有极少数像花喜鹊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人。

1980 年，姥姥去世了。娘从沈阳急忙赶回老家奔丧。她哭得死去活来，无论再大声地喊“娘”，也没人应了。从那以后的 20 多年来，我再也没有听到娘叫“娘”了。我想，人的一生能喊多少声“娘”呢？如今，娘已进入耄耋之年，喊一声少一声了。趁娘还健在，还能听得见，应得了，我要尽量多叫几声“娘”，让她老人家高兴。如果以后，娘真的走了，我还到哪里去叫“娘”呢？

2007 年 1 月 21 日